

暮光地带 THE TWILIGHT ZONE

马丁·哈里·格林伯格
理查德·麦瑟森
查尔斯·G·沃
史国强——译

被史蒂芬·金盛誉为「影
响我最深，开启我写作生
涯的大师」的最新惊悚、
悬疑小说力作。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暮光地带 THE TWILIGHT ZONE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字: 01 - 2010 - 72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光地带/ (美) 格林伯格, (美) 麦瑟森, (美) 沃著; 史国强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80244 - 975 - 6

I. ①暮… II. ①格… ②麦… ③沃… ④史…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050 号

THE TWILIGHT ZONE: THE ORIGINAL STORIES by MARTIN HARRY GREENBERG,
RICHARD MATHESON, AND CHARLES G. WAUGH

Copyright: © 1985 BY MARTIN HARRY GREENBERG, RICHARD MATHESON, AND
CHARLES G. WAUG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MODER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马丁·哈里·格林伯格 理查德·麦瑟森 查尔斯·G. 沃

译 者: 史国强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975 - 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1 序

卡洛尔·塞林

3 大概是做梦

查尔斯·博蒙特

11 遁形

理查·麦

26 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

林恩·A. 维纳布尔

31 有求必应

刘易斯·帕基特

46 人嚎

查尔斯·博蒙特

61 幽谷传说

曼利·威尔曼

74 丛林

查尔斯·博蒙特

95 为人服务

达蒙·奈特

103 小姑娘不见了

里查·麦

116 四点钟

普莱斯·戴伊

120 换岗

安·瑟林—沙顿

132 按照他的形象

查尔斯·博蒙特

155 死船

里查德·麦瑟森

174 死胡同

马尔科姆·詹姆士

203 为安妮送上一首挽歌

查尔斯·博蒙特

218 惊魂 20000 尺

里查德·麦瑟森

234 萨尔瓦多·罗斯的自我完善

亨利·斯利沙

245 长途电话

里查·麦

257 猫头鹰溪水桥上发生的事

安布鲁斯·比耶斯

序

卡洛尔·塞林

罗德·谢林公开坦白他爱读恐怖小说、幻想小说和超自然的小说，对于承认这一点他并没有不好意思。他是读爱伦·坡和拉夫科克夫特长大的，所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推出最新“暮光”系列之后，他马上把当时最负盛名的幻想小说家招至麾下，你们将在下面的小说里与他们中的很多人相见。

数年之后，艾美奖将“暮光”系列送与罗德，这时他说：“朋友们，都过来，这是一只火鸡，大家都有份。”其实他是说给两个朋友听的：里查德·麦瑟森和查克·博蒙特，他们三人联手完成了早期《暮光地带》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品。罗德选择博蒙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有人说过，其实博蒙特就生活在《暮光地带》里。当时热情高涨的博蒙特还说，如果“暮光”系列能成功的话，“每个绿血迷的梦想都将变成现实，我们就能定时为读者推出一流的科幻和魔幻小说。”后来罗德又去拜访麦瑟森，这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麦瑟森这个作家变化无穷，善于安排故事，而且在这一流派里的成就是众人皆知的。在他的记忆中，为“暮光”系列写作是最高兴的事了。他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但他们精神相通，所以他们联手之后推出了最为成功的、最有原创性的“暮光”

系列。

当你阅读这些故事时，你将走入更为私密的空间，在那里流连忘返，那里有我们最为原始的恐惧、希望、幻想，连同噩梦。读者在这里将发现陌生的美丽，稀奇的幽默和冷飕飕的恐怖。当然我们还希望读者能从中发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爱、担心与承担，因为后者也是《暮光地带》里不可缺少的成分。

下面你们将读到“暮光”系列里最有纪念意义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个集子里选入的故事个个充满灵感，五光十色，都是作者原创的故事。之所以要推出这个小说集，也是要将一顶桂冠送与我们的小说家，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暮光地带》才能变为现实。当你开始在下面的文字中旅行时，不要忘记宇宙中的一般法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当然你也没有必要携带行囊，旅行中你要用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你的想象力。



大概是做梦

查尔斯·博蒙特

“请坐。”心理医生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有些发旧的皮沙发。

赫尔一下子坐了下去。他本能地向后靠去。一阵眩晕传遍全身，他的眼皮垂落下来，仿佛是窗锤，黑暗袭来。他马上跳起来，用手拍打右边的面颊，然后又拍了拍左边，用力拍。“抱歉，医生。”他说。

心理医生点点头。这个人身材高大，还很年轻，不过一点都不像维也纳人。“你喜欢站着？”他轻轻问道。

“喜欢？”他把头向后一仰，笑了起来，“好，喜欢！”

“我好像不太明白。”

“医生，我也不明白。”他用力掐左手，把手掐疼了才停下，“不，不，别听我的。我理解，这才是整个问题所在。我能理解。”

“你——你想告诉我吗？”

“是的。不是。”他心想，如此回答显得傻乎乎的。你帮不了我，谁也不行。就我一个人！“不用再提了。”他说完朝门口走去。

心理医生说：“等一下。”他的声音既友好又关切，但又并不想让他领情，“一

走了之对你没什么好处，是不是？”

赫尔犹豫片刻。

“不必当真。其实，一走了之常常是最好的答案。但我不知道你的问题。”

“杰克逊医生没和你说起我吗？”

“没有。他说他把你送过来，他以为你能把症状都说明白。我仅仅知道你的名字是菲利普·赫尔，31岁，很长时间都无法入睡。”

“是的，很长时间……”准确地说，72小时，赫尔一边想一边扫了一眼钟表。72个可怕的小时……

心理医生取出一根香烟。“你是不是——”他开始说话。

“无聊？上帝，是无聊。我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人！我想永远睡下去。你明白，这不过是我的想法，我想。我不想醒过来。”

“请。”医生说。

赫尔咬咬嘴唇。他想，这没什么意义，但他还能做什么呢？他能到哪去呢？“我可以走走吗？”

“倒立，如果你喜欢。”

“那好。我抽你一根香烟。”他把烟吸入肺子，然后走向窗户。这是14楼，下面的玩具人和玩具车还在移动。他注视下面的人和车，心里在想：这家伙是正确的。敏锐，智慧，与我想的大不相同。谁知道呢——也可能有些好处。“我知道从哪里开始。”

“无所谓。开始对你来说可能更容易。”

赫尔不停地摇头。他想，何为开始？有这回事吗？

“不用当真。”

停了好一阵子之后，赫尔说：“我10岁时发现人的意识是有力量的。反正大概是在那个岁数，我们在卧室里有一个挂毯，那个东西很大，和地毯不相上下，四周还有花边。那上面有一群士兵——拿破仑的士兵——骑在马上。他们都站在悬崖边上，第一匹马前腿腾空抬起。我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总是盯着挂毯看，那些马就能动起来。她说马能翻下悬崖。我试过，但什么也没发生。她说：‘你要用时间。你心里要想这回事。’于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前我都要坐在那里盯住这该死的挂毯。后来终于出事了，那些马，还有马上的士兵，都翻到下面



去了……”赫尔掐灭香烟，开始踱步，“我被吓坏了。等我再一看，连人带马又回来了。这成了我的游戏。后来，我又试了试杂志上的照片。不久之后我能让火车头移动，能把气球送上天空，还能使狗张开嘴巴……想什么有什么。”

他顿了顿，用手梳了一下头发，说：“你以为这还不太特别，小孩都有这个经历，比如站在衣柜前，用手电照着手指，或者把手掌合在一起……都是普通的事？”

心理医生耸耸肩。

赫尔说：“这里有所不同。有一天失去了控制。我正在读一本连环画，上面有个骑士正在和一条龙搏斗。为了好玩，我叫那个骑士把长矛放下，骑士果然照办了，龙开始追骑士，一边追嘴里还一边吐火。转眼之间龙张开大嘴，准备吞掉骑士。我眨眨眼睛，又摇摇头，结果什么都没发生。我是说，图画并没有‘退回去’。我把书合上，然后再次打开，图画还没有发生变化。这件事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他走到写字台旁，又取出一根香烟。香烟从他手中滑落。

“你是不是在服神经刺激药？”心理医生一边问一边看着赫尔从地上捡起香烟。

“是的。”

“每天服多少粒？”

“30？35？我不知道。”

“有效果。服药后你无法协调。我想吉姆警告过你吧？”

“是的，他警告过我。”

“那好，我们继续，后来又发生什么了？”

“什么也没发生。”赫尔等心理医生点上烟，“有一阵子我几乎把这‘游戏’都忘到脑后了。等我到了13岁，开始生病，风湿性心脏病——”

心理医生靠过来，紧锁双眉，“吉姆允许你吃35粒……”

“不要打断我！”他不想提那件事：那些药都是他从伯母那里弄来的，杰克逊医生对此一无所知。“我要经常躺在床上，没有活动，几乎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开始读书，听广播。一天夜里我听了一个鬼故事，名字是《隐士的洞穴》。故事讲一个男人淹死之后又回来找他的妻子。我父母都出去看电影了，家里就

我一个人。我不停地想那个故事，想象鬼魂。我甚至告诉自己鬼魂就在衣柜里。我知道鬼魂没在里边，我知道鬼魂根本就不存在，真的。但我的脑海中有个声音在说：‘把目光转向衣柜。小心那扇门。菲利普，鬼就在里边，他马上要出来。’我找来一本书想要阅读，但我抑制不住还是要朝柜门张望。柜门开了一道缝，后面漆黑一片，很安静。”

“那扇门动弹啦？”

“说得对。”

“你说的这些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明不明白？”

赫尔说：“我知道，都是我的想象。确实如此，我当时就知道。但是——我还是挺害怕。好像有个鬼魂打开柜门！这才是问题所在。医生，意识。意识是一切。如果你觉得胳膊疼，其实又毫无原因，但你还是觉得胳膊疼……我母亲死了，因为她觉得她得了绝症。尸体解剖之后发现是营养不良，根本没病。但她还是死了！”

“对此我提不出反对意见。”

“那好。我不希望你告诉我问题都出在我的脑子里，我知道哪里有问题。”

“继续说。”

“他们告诉我我的病无法根治，我今后要小心才行。都是因为心脏。不能过度锻炼，不能爬楼梯，不能长途跋涉，不能受惊吓。他们说，惊吓能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不好。上面就是我的问题。从学校出来之后我找了一份没有压力的工作，不刺激，数字，把数字加在一起，仅此而已。好几年太平无事。然后又来了。我从报上知道有女人夜里上车，刚好要检查一下后座，发现有个男人藏在下面，等在那里。这件事我总也忘不了，后来开始在梦里出现。每天夜里，我一钻进汽车就用手拍拍车后的座椅，然后才能感到满意。后来我开始想：‘如果我忘记检查又能怎样？’或者，‘如果后面的东西不是人又能怎样？’我开车回家要经过桂花谷，你知道那段路很难开，35英尺的陡坡要一路开下去。我开到一半的地方就觉得，车后有人……有东西！藏在暗处，胖乎乎的，还发光。我通过后视镜一看，能看到他的手正要掐我的喉咙……大夫，还有，你要理解我。我知道这都是我的想象，我毫不怀疑车后的座是空的——见鬼，车门都锁上了，还检查了两遍！我对自己说：‘赫尔，你总是这么想，你就能看见那双手。’



那可能是别人车灯照出的效果，或者什么都没有——但你能看见那双手！后来有天夜里，我真看见了！’汽车滑行好几次，顺着大堤朝下开。”

心理医生说：“等一下。”医生说完起身打开一台小录音机。

“我知道意识有多强大。”赫尔继续说，“我知道鬼魂和魔鬼确实存在，他们就在那里。有一次，一个鬼魂差点害了我！”一个烟头在皮肉上狠狠捻了一下，一缕烟顿时冒了出来，“杰克逊医生后来告诉我，如果再有一次严重的震惊，那我必死无疑。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做梦。”

房间内安静下来，唯一的来自远处的汽车喇叭，嘀嗒的钟表和打字员手下啪啪的打字机，还有赫尔痛苦的呼吸。赫尔说：“他们说梦几秒钟就能忘记，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这都不重要。梦停留的时间好像要长一些。有时我能梦到一生，有时几代人都能在梦里出现。偶尔时间彻底停止，时间停在那里，要进入永恒。我小时候看过《闪光系列》，你还记得吗？我很喜欢的。等最后一集演完，我回家就开始做梦，一个晚上一集，栩栩如生。我醒来之后还能记住。我把内容都写了下来，免得忘记。是不是有点疯？”

“不。”心理医生说。

“反正我做了。我读完欧兹连环画和巴劳斯连环画之后，出现了同样的事。我也没有刻意回避。等我15岁之后，梦就少了，偶尔才有梦。后来是一周之前——”赫尔停下，他问洗手间在哪里，然后走进去将凉水泼到脸上。他回来后站到窗户旁边。

“一周之前吗？”心理医生一边问一边翻转录音带。

“我11:30上床，还不太累，但我想休息，都是为了我的心脏。刚躺下梦就来了：我正沿着威尼斯码头行走，时间接近午夜，那里有很多人，到处都是人，你知道经常光顾那里的人——水手，花枝招展的女人，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小商贩还在做生意。你能听见滑道上隆隆的过山车，过山车里的人大声尖叫；你能听见钟声和礼炮声，还有伴着风琴疯狂的歌声。远处是大海，还在动。所有的东西都是明亮的，低俗的，廉价的。我走了一阵子，脚底踩上了口香糖和苹果糖，心想我怎么上这来了。”赫尔闭上双眼。他又猛然睁开眼睛，用手揉了揉，“离尽头还有一半，刚过拱廊，我看见一个女孩，她大概有二十三岁，白上衣，又瘦又高，戴了一顶滑稽的白帽子。她光着匀称的双腿，腿被太阳晒得黝黑。

她就一个人。我停下来注视她。我记得当时想：‘她一定有男朋友。她男朋友一定在附近。’但她好像不是在等人或找人。我下意识地跟着她。两人有距离。

“她走过几个游乐场，然后在一家名叫‘鞭子’的游乐场停下来，走了进去，开始骑木马。空气很热，木马转起来，她的衣服都贴到了身上。这些她并不在乎，她扶着把手，闭上双眼——我不知道，她好像如痴如醉。她开始大笑，高音的，很有乐感。我站在围栏外面注视她，心想如此漂亮的姑娘怎么能在廉价的游乐场里大笑，而且是她一个人，在半夜里？接下来我的手僵在围栏上，因为她突然朝我望过来。木马每转一圈，她都要看我一眼。她的目光似乎在说：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不要动……”

“木马停下，她走出来，朝我走来。我们好像彼此相识多年，她拉过我的手，很自然，说：‘赫尔先生，我们在等你呢。’她的嗓音既深沉又温柔，靠近之后，她的面容比刚才还要漂亮。丰满的嘴唇，有点湿润；黑色的眼睛在闪烁；她的皮肤白皙，微微发光。我没有回答。她又笑起来，用手拽拽我的衣袖，说：‘亲爱的，过来呀。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开始散步，然后几乎是跑向了一辆过山车，在游乐场里最高的一辆。我知道我不能坐过山车，因为心脏不好，但是她就是不听。她说为了她，要我上车。于是我们购票入场坐在第一排上……”

赫尔屏住呼吸，片刻之后才呼出一口气来，慢慢地。他把话说出来之后，觉得保持清醒更为容易。

他说：“这是第一场梦的结尾。我醒来时浑身是汗，不停地颤抖，整天都在想梦里的事，不知道梦是从哪里来的。威尼斯码头我仅去过一次，还是跟母亲去的，多年之前。但那天夜里，就像看连环画时发生的，那场梦又从结尾的地方开始了。我们坐在椅子上，我记得是很粗糙的皮子，上面有裂缝，有的地方皮面脱落。扶手是铁的，上面涂着黑漆，黑漆有脱落的地方。

“我要下来，心想，应该马上下来，现在不下来就晚了！但那个女孩拉着我，我们在一起，紧紧靠在一起。如果我为她做这件事，她就属于我了。‘求求你！求求你！’然后过山车启动。抖了两下，孩子们开始尖叫，索链咔哒咔哒响个不停，将过山车朝上面拉去；越来越高，慢慢地……现在都晚了，什么都晚了，过山车爬上陡峭的木质小山。

“过山车走了三分之一，女孩还抱着我，紧紧地靠在我身上……我又醒了。



第二天夜里，我们走得又远了一些。又过了一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我们一点一点朝山上走去。我们到一半的时候，姑娘开始吻我，还大笑。她对我说：‘朝下看！朝下看，菲利普！’我朝下一看，发现下面的人很小，汽车也很小，所有的东西都失真了。

“后来我们马上就要爬到山顶。夜很黑，风很大，而且还挺冷的。我很害怕，怕得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女孩笑得更响亮，她的双眼充满奇怪的目光。我记得当时别人都没注意到她。售票员接过两张票，还左右张望。

“我高喊：‘你是谁？’女孩说：‘你不知道吗？’她站起来把扶手从我手中抽走。我朝前一靠要夺回扶手。

“这时我们到达顶点。我看见她的表情，马上知道她的用意：我明白。我想返回座位，但我觉得她双手正抓着我，我听到她的笑声，高兴的笑声，然后——”

赫尔一拳打在墙上，他顿了顿，想恢复平静。

片刻之后，他才又接着说：“医生，这是全部经过。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不敢入睡。如果我睡觉的话，最后就得面对那个结果，这我知道！——那场梦还将做下去，我的心脏受不了！”

心理医生按了一下桌上的按钮。

赫尔继续说：“她是谁都不重要，反正她要把我推下去，我要掉下去，好几百尺。我能看见从下面朝我扑来的水泥地，我能感到与地面接触之后那可怕的疼痛——”

传来咔哒一声。

房门打开。

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心理医生说：“托马斯小姐，请你认识一下——”

菲利普·赫尔大喊一声。他盯住身穿白色护士服的女孩，朝后退了一步。“哦，耶稣呀！不！”

“赫尔先生，这是我的接待员托马斯小姐。”

赫尔大喊：“不！就是她。是她！我知道她是谁，上帝救我！我知道她是谁！”

身穿白衣的姑娘朝屋内小心翼翼地迈了一步。

赫尔再次大喊，双手挡住脸，转身想跑。

传来一个声音：“拦住他！”

赫尔感到窗台顶在膝盖上造成的剧痛，而且马上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胡乱朝外摸索，想要抓住东西。但太晚了。仿佛被一股力量吸引，赫尔从敞开的窗户翻了下去，跌入外面冷飕飕的清澈的风里。

“赫尔！”

大头朝下从上面栽了下去，经过 13 层楼那灰色的坚硬的混凝土，他的意识还没有停止，他连眼睛都没闭上……

“我想他死了。”心理医生说从赫尔的手腕上拿开他的手指。

穿白衣服的姑娘吓得喘了口气。她说：“但刚才，我看见他，他还是——”

“我明白，很滑稽；他进来之后我请他坐下，他坐下了。还没到两秒钟他就睡着了，然后他大喊一声，你听见了……”

“心脏病？”

“是的。”心理医生若有所思地揉了揉面颊。他说：“有人死得比他还惨。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





遁形

理查·麦

周六一大早：

我真不敢写出来，玛丽发现怎么办？那又怎么样？结尾，这才是重要的，在窗外徘徊5年。

但我一定要写下来。我早就开始写作了，要不写在纸上，我就无法平静。我要把话写出来，心里才能太平。但要把事情变简单实在太难，把事情搞得复杂又太容易。

回想过去的那几个月。

从哪里开始的？当然是一场争吵。我们结婚之后大概吵了无数次。原因都是一个，那才叫恐怖呢。

钱。

玛丽说：“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写作，问题是我们欠的账到底付不付？”

“欠的什么账？”我说，“生活用品吗？不，都是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

“用不着！”吵架开始。上帝，生活中没有钱怎么能行！反正离不开钱，缺钱的时候钱真的成了一切。心里想着钱钱钱，我怎么能写下去？电视，冰箱，

洗衣机——还都没付钱呢。还有她要的床……

这还不说，我——我睁大白痴的双眼——还在添乱。

我为什么要跑出公寓？我们吵架了，对，但我们以前也吵过。虚荣，都是因为虚荣。写了7年——7年哪！——我从写作中赚了316美元。我现在依然在夜里打字，那倒霉的零工，玛丽不得不和我一道受罪。上帝知道她有权怀疑。她有权要求我接受吉姆在杂志社为我准备的工作。

都取决于我。承认自己不行，接受人家的施舍，之后皆大欢喜。晚上不用熬夜。玛丽可以按照她希望的方式、她应该的方式留在家里。正确的选择，仅此而已。

不过，我总在做出错误的选择。上帝呀，这使我感到恶心。

我，与麦克外出。我们二人都傻乎乎的，想要与简和莎丽见面。一连数月，我们都是白痴，但我们对如此明显的事实又视而不见。为着新的经验忘乎所以，玩得好不痛快。

昨天夜里，我们两个结了婚的男人和那两个姑娘进入俱乐部的公寓……

不能把话说明白吗？我是不是有所担心，软弱无力？傻子！

通奸者。

怎么能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爱玛丽。爱得很深。虽然我爱玛丽，但我还是做了那件事。

而且我还乐此不疲，那件事因此变得更为复杂。简这个人善解人意，充满激情，象征着失去的那些东西。确实好。我不能说不好。

但又怎么能说这是好事呢？又怎么能为狠毒欢呼呢？整个事都颠倒了，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叫人好不烦恼。

周六下午：

她竟原谅我了，感谢上帝。我再也不与简见面了。此后大家都能消停下来。今天早晨我坐在床上，玛丽已经醒了。她睁大眼睛望着我，然后又看看钟表。她始终在哭。

“你到哪去了？”她害怕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小姑娘的声音说话。

我告诉她：“我和麦克在一起。我们整夜都在喝酒聊天。”



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拉过我的手压在她的面颊上。

“对不起。”她还没说完泪水就流了出来。

我把脑袋靠在她的脑袋上，如此一来她就无法看见我的表情。我说：“哦，玛丽，我对不起你。”

我不能告诉她。她对我太重要了，我不能失去她。

周六晚上：

我们下午光顾门德尔家具店，买了一张新床。

“亲爱的，我们用不起。”玛丽说。

“无所谓。那张老床都要散架子了。我希望孩子能睡在有档次的床上。”

她幸福地吻了我一下。她在床上跳来跳去，活像个兴奋的小孩。她说：“哦，感觉真松软！”

皆大欢喜。唯一烦心的事是今天递过来的那些新账单，还有我最近无法开始的故事。我写的小说也不顺心，稿子被退了5次。伯尼出版公司不能再退稿了，他们读稿如此之慢。我指望这一次。写作这件事早晚能成功，其他事也不例外。我越来越觉得等待我的是一片光明。

总之，玛丽是对的。

* * *

周日晚上：

更多的麻烦。又吵了一次。我连吵架的原因都不知道。她默不做声，我怒火中烧。我心神不宁就没法写作。这是她知道的。

我想给简打电话，她至少对我的写作感兴趣。我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喝醉酒，从桥上跳下去，等等。婴儿真幸福，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简单的，有点饿，有点冷，还有点害怕黑暗。不过如此。为什么要长大呢？生活变得太复杂了。

玛丽喊我过去吃晚饭。我没有食欲。我不想留在家里。或许我应该给简打电话。不过是问候。